潛溪集/卷一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

潛溪集
卷一

► 卷二

國朝名臣序頌

帝王之興，必有不世出之人豪，以自赴雲龍風虎之會。《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睹」者是已。我皇元受天明命，撫安方夏，天戈所指，萬方畢從。是故一鼓而諸部服，再鼓而夏人納款，三鼓而完顏氏請降，四鼓而南宋平。東西止日之出入，罔不洽被聲教，共惟帝臣。雖睿謀雄斷，動無不勝，亦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有以誕宣天威，故功成治定，若是之神速也。自今觀之，陷陣攻城，無戰弗克，則有若魯國忠武王之倫；面折廷諍，丕讚皇猷，則有若耶律文正王之屬；斟酌百王，恢宏文教，則有若許文鄭公之流。其他智士謀臣，袂接肩摩，殆未可以一二數。稽之於《書》，在虞則有四嶽九官十二牧，以亮天功；在商則有六臣保衡有殷，禮陟配天；在周則有五臣為輔，以克修和我有夏。以皇朝媲之，未足多讓。夫以明良相逢如此之盛，治功告成又如此之懿，意謂有以宣著鴻猷，勒之琬琰，昭示無極。逮茲百年，而頌聲不作，非甚闕典與！漢唐之臣，本無足議，陸機、呂溫尚濃墨大書，為之頌讚。況逢今日昌熙之運，安可默默？濂竊不自揆，輒取行事著明、熟於耳目者，自魯國忠武王而下，凡二十二人，人各為頌。雖立言不文，亦頗謂能美盛德之形容。使讀之者知列聖之勤勞，諸臣之忠藎，王業之成匪一朝夕，其於治道似不為無所助也。第以金匱石室之藏，遠在天上，有非遐方陋儒所得窺，故其所頌止此而已，非敢有所略也。

魯國忠武王木華黎

阿難之河，白氣如虹，王生其中。虎首虬鬚，為天下雄。光輔帝極，憲天惟聰。如鷹之揚，如飆之發，如云之從。右執大斧，左橐彤弓。鐵壘層層，一劈而崩。遹駿有聲，諸部用平。相彼完顏，逞於淫凶。我伐用張，旗鼓有容。僵屍百餘里，澮河為紅。太行以南，斂手就降（葉，音紅）。帝錄其功，錫茅土之封。丹書鐵券，與國始終，傳世於無窮。

淮忠武王伯顏

淮王桓桓，凝峻寡言。一言之間，如雷破山。及履上台，四國爾瞻。誓師南征，大亂汝戡。三軍飛渡，目無江南。前扼其吭，宋膽自寒。老臬既夜遁，直搗臨安。俘厥君臣，大敷帝仁。皞皞熙熙，市肆不移。宋鼎已易，而民弗知。崇德報功，王謙讓弗居：此天子德威，臣何能為？古有曹彬，於王見之。

楚國武定公阿裏海涯

於維楚公，既勇且武。手挺白矛，能舂猛虎。建謀於廷，謂宋疆可平。王師出征，公實在行。陷陣攻城，風馳霆轟。一駕而襄鄂下，再駕而吳楚寧。山獠洞貓，被毳荷氈，亦歸王明。士出其門，咸為國楨，能黼黻皇靈。嗚呼楚公，蓋世之雄。

廣平貞憲王玉普

倬彼武忠，驅猋駕雲，來奔真龍。無謨不宜，無戰不從。有孫烈烈，勁氣直節。雷霆之下，孰不殞滅？王不震不懾。宗藩構難，變生肘腋。帝命出師，三戰三捷。鶴馭上賓，眾言沸騰。王靜以鎮之，神器弗傾。玉帶寶衣，用旌爾能。社稷之臣，繄王之倫。

河南武定王阿術

河南之先，世有大勳。列陣蟾河，強部褫魂。火炬夜爇，回鶻乃奔。乃蹴汴京，以洗妖氣。西南夷不庭，即勒銳兵，以討以征。金鼓震天，躍入其城。縛段智興，及生河南。沈幾有智，挺英毅之氣。瞋目一叱，萬人皆廢。顧彼江南，一彈丸之地。恭行天誅，羽書日馳，卒獻馘京師。九土茫茫，來享來王，開元祚於無疆。

淇陽忠武王月赤察兒

將門出將，一氣之傳。有如淇陽，不負其先。威容言言，望之如神。親屬橐，宿衛帝宸。白斥大奸，拔去禍根。金山之陰，蟻附蜂屯。王鞠其軍，以綏遠人。以鎮北門，以靖大藩。寵賚加厚，鑄印如鬥。休有烈光，千載弗亡。

句容武毅王土土哈

西北絕域，有山峨峨，襟帶二河。其人鷙猛，如虎負戈。況我勾容，人中之傑。來輔真元，孰得而遏？從六軍北伐，應變如神。有堅必拔，成杭海之烈。譬如太阿，百煉不折，無愧臣節。

耶律文正王楚材

惟楚有材，晉實用之。達人先知，曰千里駒。堂堂中書，執政之樞。相我太宗，拓開鴻基。拱立龍庭，上陳帝謨。三靈協和，萬象昭蘇。舒吾陽和，脫彼剪屠。人文褰開，民獻爭趨。於變時雍，上登黃虞。厥功何如，請視鼎彝。

楊忠肅公惟中

西域小邦，以險自嬰。帝命楊公，往宣威靈。雷霆震驚，風雲流行，孰敢不來庭？秉越而南，椎結卉裳，懼不能兵。恒山蘗牙，盤據大明。公仗節而呼，巢穴用傾。鼎湖遺弓，乾綱解紐。公以兩手，上扶日月。不欹不昃，小大畢達。海外有截，卒成帝業。

汪義武王世顯

金運之熄，亳社已屋。誰柵石門，巡陣慟哭。時維汪王，義不負國。國亡三秋，將焉寘力？神元龍興，六合有恭。遂乘剛風，來朝帝側。出其所蘊，以效勞績。乃截嘉陵，乃踐大安。乃擒勁帥，撤蜀之藩。王之出矣，提戟而前，氣吞三軍。王之旋矣，雅歌投壺，右琴左尊。既武且文，懿哉元勳。

張獻武王弘範

真人開天，時乘六龍。麾斥八極，群雄雲從。劍氣上衝，日星晦蒙。宋人不恭，假息海

邦。帝命張王：汝師汝將，汝拔樊襄，汝渡大江，汝揭義旗，以受其降。王既受命，橫槊上馬，鷙擊隼翔。有夫甚武，直奮大刀，眾莫敢當。王迎刺之，應手斷肮。軍氣益揚，大聲震天。敵有手若亡，遂籍其土疆。遺燼未息，厥勢猶強。帝壯王之威，復命往征（葉，音張）。寶劍名甲，錫自尚方。一麾而殞，海波鏡平（葉良）。崖山蒼蒼，武功洸洸。

劉文正公秉忠

賢者在世，視時詘信。掛瓢武安，絕世離群。幡然而起，風躍雲。乃壘乃城，乃闕乃庭，乃建灤京。灤京之封，龍岡鬱衝，王氣所鍾。伊劉公是庸，作皇邑土中。敷文教萬邦（葉，必容反），車書來同。車書來同，維公之功。

史忠武王天澤

諄諄忠武，有力如虎。斬將搴旗，疾行如飛。統諸侯大兵，前無堅城。馬不留影，士不留行。梟李擒葛，氛祲肅清。凶鷙既鋤，殘悍亦寧。春生秋殺，以奠邦經，以嚴邦刑。維忠武有勇，大敵不恐。惟忠武有慈，服即弗誅。維忠武有節，始終弗涅。紀功旗常，為邦之光。

廉文正王希憲

天啟景運，挺生人豪。豹略龍韜，呼吸風濤。英英廉公，才雄氣驁。力捧潛龍，上升九天。誕彰皇威，關隴晏然。廣廈細氈，嘉猷日宣。出鎮遼霤，強宗震疊。移節荊湖，民氣遂蘇。連征大猾，正氣烈烈。式揚式發，則莫我敢遏。大星煌煌，西流於堂，天下之傷。

竇文正公默

有卓竇公，　　而馴。雍雍而惇，炳炳而文。大衣垂紳，似不能言。及摧權奸，執將排山。綱常之陳，若白日。照耀天下，至今有赫。大道既明，旁藝亦精。九箴所及，以死為生。其學之醇，其志之忠。宜耄矣之嗟，發自帝衷。

姚文獻公樞

奕奕龍泉，神彩內明，視之如空。其鋒所指，無物不斷，捷疾如風。媲之文獻，雄姿英發，靡有不同。在前無古，在後無今。有志卓卓，倡道蘇門。上溯泗、沂，下探關、洛。施於有政，蔚為王佐，務盡忠諤。立經陳紀，禮賢黜邪。風動四方，大開文明。輦致雅樂，實自魯邦。不殺之諫，晝夜諄諄，舌不得藏。治定功成，渾然無跡，莫窺所存。左許右竇，三人同心。扶乾植坤，如帶如礪。信誓弗渝，永世有聞。

許文正公衡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摳衣。寒泉之麋，張皇幽眇，厘析毫絲。如皋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後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閫域，遂升堂基。橫經胄監，衿佩鏘如。祛其人私，牖其天彝。釋其偏歧，挩其九衢。德成材達，昭用於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屍。嗚乎許公，百世之師。

吳文正公澄

紫氣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而貞，篤生哲人。慎斯勤斯，絕乎等夷，於道早知。厲如秋霜，煦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蓋八區，閟而弗舒。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興衛聖經，學徒是依。毛之有麒，甲之有龜。璟其淵衝，以消吝封，心熙氣融。大明當軒，屢聘益尊。施教成均，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敷。

董忠獻公文炳

伊龍虎君，實生群英。一吹一噓，霜露變更。長江天塹，其險莫前。公挾二季，破浪爭先。橫行而旋，喜動帝顏，戟手指天。焦山萬艘，櫛比雲浮。公大呼突陣，蛟泣龍愁。橫屍蔽江，水為不流。淮城雖築，敵氣未龍。矢石四集，貫公臂及脅。公拔去之，督戰益力。韓、彭之勇，良、平之謀。方之於公，吾不知其孰優。

郝文忠公經

瞻彼郝公，上師孔、顏。挺然一氣，立天地間。銜命出使，仗節弗屈。十有六齡，有如一日。楗門塹垣，不翅獄庭。臣節甚重，萬死實輕。吐其崛奇，見於直筆。奸雄雖亡，

誅之則力。漢有蘇武，齧氈海上。郝公繼之，雙璧相望。

程文獻公鉅夫

巍巍世祖，度越百王。義聲神威，撫壹宇疆。公起從之，仗義激昂。咸韶皇度，袞冕憲章。乘傳來南，繡衣焜煌。玉劄牛溲，藥籠並藏。出而醫國，小大畢張。吐握見賢，如渴得漿。雖居鑾坡，不異廟堂。以順為期，以柔居剛。式憲且文，於燁其光。

劉文靜公因

先生之心，嶽鎮川澄。先生之操，玉溫石貞。先生之學，寤寐六經。岐陽之鳳，魯郊之麟。和氣襲人，盎然陽春。發周孔性情，挹其深醇。或出或潛，與道周旋。九京可作，吾為執鞭。

皇太子受玉冊頌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丁亥朔，越八日甲午，皇帝命太尉汪家奴，持節授皇太子玉冊及冕服九旒。在廷臣鄰，莫不駿奔東朝，恭行大禮。越翼日乙未，復詣大明殿，俯伏拜舞，舉觴上千萬歲壽。百僚具欣，無間小大，僉曰：我太祖聖武皇帝，茂昭寶訓，預建冢嫡，嗣服繼統，累葉上承靈貺，罔敢或違。今我皇帝春秋方殷，即定元良，以紹隆丕。構其神謨睿斷，與雷霆同其英烈，山嶽同其雄高，河海同其幽深。求之前古，夐無與比。於乎盛哉！然以萬國至眾，王器至重。豫定則治，否則亂。治亂所關，不翅一反掌之易。布在方策，蓋可見已。奈何為人上者不爾之思，禍亂相尋，有不忍言。惟我皇帝，聖神文武，與天同運，而不以四海自私。惟皇太子，剛果溫文，與聖合德，而足膺主鬯之寄。明兩作離，照耀無窮。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是可以無愧者矣。《易》曰「主器莫若長子」，記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其是之謂乎？臣濂遐方賤士，躬聞大慶，不敢喑無聲歌，謹遵詩人美盛德之義而作頌曰：

皇明御宇，圖治靡寧。邦本既建，萬國以正。仰瞻紫微，中居帝座。前星煌煌，厥象斯著。聖人法天，夙夜弗違。爰升上嗣，以弼大基。春日載陽，洊雷出震。龜協筮從，降茲大訓。

乃敕近臣，持節而馳。錫以玉冊，冕服九旒。帝曰休哉，神器甚重。繼體之思，朕敢不

悚。汝宜敬事，勿懈益恭。服茲寵嘉，祗謁太宮。勿謂天高，徵應甚速。勿謂宮深，千里在目。

若軍若國，汝撫汝監。流祚無窮，朕心乃安。皇儲翼翼，拜手稽首。臣敢不勖，以主鬯卣。百僚萃止，冠弁之峨。舞蹈不足，繼以詠歌。四海之命，懸於元塚。少陽位隆，不震不動。

何威弗宣，何氣弗清。太白斂芒，天高日明。微臣作頌，流播盛德。勒之貞瑉，垂示千億。

皇太子入學頌

至正九年某月日，皇帝開端本堂，命皇太子肄業其中，致聖功也。前期一日，司經設帝座於堂中，南面。朱幾在其南，薿俎又在朱幾南。俎前有筵，復設皇太子位於坐西，東面。太子、太傅位於坐東，西面。諭德、讚善二人，文學一人，位在太傅之東階，西面北上。厥明，司經以裕皇所御聖典置朱幾上。公卿子從學者，分東西序立堂南，北面，以中為上。正字一人，司經一人，對立兩序端，以劾不如儀者。讚者導皇太子就位立，諭德以下亦如之。皇帝遣使者來致命，在位者皆北面立受，以次出堂門外，望北闕再拜者二，復初位。讚者又導皇太子至薿俎南，北面立。升筵再拜，就筵北跪，炳薿於爐者三，少退又再拜，復位立如初。凡拜若跪，公卿子咸從。司經以聖典還閣，幾與俎皆徹。皇太子即位坐，諭德以下皆坐。公卿子別設幾席於諭德位西，皆再拜。讚者引齒最長者一人，執贄自門左入，即席跪，奠贄於幾。復位如初，又再拜。拜已，執爵以升，執尊及脯醢者從，詣諭德西，東面立，注酒於爵，即席跪行一獻禮。從者薦脯醢，讚善、文學亦如之。少退，執事者勺酒授諭德，以酢獻者。復位如初，皆再拜。讚者退，司經設授讀位。正字一人，執策啟皇太子受經。一人詣諭德，請授經。至位，東西相向坐。授受已，復位如初。惟皇帝丕式先王成憲，敷佑四方，帝求俊彥，用迪皇太子以學。惟敬惟慎，如此其至，實萬世無疆之休。敢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赫皇帝，日照月臨。飆馳霆轟，克威克明。國本既定（葉，音庭），萬方靡弗承。乃命官師，乃辟宮學。侯谘侯度，侯究侯宅，於彼有庶。宮學峨峨，龍樓之阿。奕奕其楹，侐侐其庭，既穆且貞。皇帝曰噫，莽莽九圍，此實其基。其基何居？有書有詩。羽籥干戈，亦以其時。爾尚勖哉，毋越我彝。我心我慄，毋隳我維。我善我師，上窺黃虞，百度惟熙。皇儲曰都，敢不敬恭，以養其蒙，以徼其功，以達於家邦（葉，而光切）。旭

日煌煌，出自東方。鑾車彭彭，青旗陽陽。佩玉鏘鏘，躋彼新堂。載誦載弦，或舞以揚，帝命罔敢荒。維幅員既長，維天命靡常，匪德曷臧。兢兢皇皇，寤寐弗忘。於赫皇帝，詒謀寧止。皇儲則之，學又烝止。百祿盈止，庶績凝止。庶績凝止，萬世期無已。

擬晉武帝平吳頌

惟咸寧五年冬十有一月，皇帝將舉兵伐吳。乃集多士於庭而訓之曰：惟皇天孚佑有晉，俾克君臨萬方。爾萬方有眾，罔敢有肆厥志。朕猶夙夜祗懼，若將墜於深淵，唯恐一夫不獲，以越前王彝憲。《商書》曰：「民非後，罔克胥匡以生。後非民，罔以辟四方。」朕曷敢荒寧！今吳王皓，舍我民弗靖。唯酒暨色，淫酗無厭。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殫極工藝。肆厥威如虎狼，群臣有正視者，輒殺無赦。神怨人怒，皓有耳若罔聞知，則亦弗畏天降威命。上帝震怒，集厥命於朕躬，不敢不正。敢用吉玉宣璧，昭告於上天神後，帥爾有眾，底天之罰。爾伷，爾為王子，國之休戚，與爾同之。爾督徐州諸軍，以出塗中。爾渾，戮力王室，簡在朕心。爾督揚州諸軍，以出大江之西。爾預，夙以嘉謨告朕，朕極不忘。爾尚克踐前言，以成厥勳。荊州諸軍，爾其督之，以出江陵。爾浚，爾作大艦，欲有事於皓，多歷年所，今維其時，非爾弗克終厥圖。益梁諸軍，爾其監之，以下巴蜀。爾彬，帥其部曲以從。爾奮、爾戎，世號忠貞，各將爾師，以出夏口，以出武昌。爾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爾濟，副之。嗚呼，爾有眾尚修乃干戈，峙乃糗糧，齊乃士伍，勿喪厥紀律，惟爾賢。往敷朕威靈，越厥君臣，宜執俘之，獻於大廟，勿大肆殺戮，惟爾賢。嗚呼，朕豈有愛於吳土疆，閔我民罹辜，誕以爾多方，殄殲乃仇。爾尚兢兢懷保，若撫1111　雛。兵戎所指，弗使致厥傷，俾朕膏澤布於下民，時乃功。爾不聽朕言，朕則孥戮女。爾其念哉！太康九年春，安東將軍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龍驤將軍濬克西陵。鎮南大將軍預，遣將渡江，自進克江陵。沅、湘以南諸郡，皆望風送印綬。預分兵益濬。建威將軍戎遣將與濬合攻武昌，降之。三月，濬以舟師入石頭，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夏四月，賜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荊、揚，除吳苛政。詔增充渾邑八千戶，進渾爵為公。濬輔國大將軍。預、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以伐吳之役，實始於巨平侯祜，祜既卒，策告其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復詔博士臣某，刻石紀功，昭示萬世子孫，以紹有晉無窮之基，弗敢壞。頌曰：

煌煌有晉，寵綏下民。欲俾萬方，均囿至仁。吳人不恭，據彼海瀕。殘虐是逞，若火四焚。帝怒斯赫，命將徂征。龍盾虎，照耀日星。士氣如虹，吞厥南土。長江天塹，一朝飛渡。吳人震驚，流汗浹背。豈伊神武，自天而墜。帝命將臣：汝戒汝師，汝敵則劉，

降宜舍之。皓既面縛，餘敢不釋。萬里雖遠，天威咫尺。青蓋委蛇，入於洛中。夙發其祥，昭此武功。皇華載遣，六轡耳耳。誕布陽和，以消陰噎。旋乾轉坤，六合一家。文恬武嬉，渾渾無涯。有功者賞，載頌載錫。赤芾桓圭，帝不之惜。惟帝神武，能屈群策。拓開蠻荒，揭此日月。帝德流衍，頌聲斯播。授之樂師，以薦郊廟。

天台教宗圓具圖頌

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此天台教觀第一義也。有能於此悟入，融萬法而歸一心，即一心而達三諦，其近於佛之知見乎。比邱法咸，示濂圓具圖像，於是合掌作禮而說頌曰：

我觀妙境不思議，三千性相恒宛然。心佛眾生本無二，不為迷悟有增減。大充法界小塵沙，一一具此無量法。須知一念即三千，三千一念亦如是。

譬如懸空十寶鏡，鏡前燄一光明燈。一燈偏入一切處，一切攝歸一燈內。光光涉入了不礙，互偏互融無盡藏。此境即空即假中，而亦不落空假中。

非先非後非異時，舉一即三三即一。事理俱攝無差殊，修性齊照亦不別。五佛開顯大車譬，只此一乘圓具旨。若祗觀心不觀具，乃以一觀分二家。

或約三諦作二造，有昧圓融秘密義。妄嗔染淨無異觀，是非能析亦雙泯。偏虛空界盡法身，一法外求即邪道。唯此如來正法門，有非語言能擬議。

大海可飲風可捕，歷劫讚歎莫能盡。

西域軍中獲角端頌

我太祖皇帝之龍興也，靈承帝命，寵綏四方。克烈既臣，乃蠻攸服。遠近諸國，往往向風內附。而東印度遠在西域之陲，負固不庭。帝乃震怒，移六師以征之。師次鐵門關之下，厥有神物，麏身而馬尾，獨角而綠文，習人語曰：王師宜早還。帝因訪問近臣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是獸名角端，能日行萬八千里，其見則惡殺之象，殆天使之告陛下耶。帝即日下詔班師。臣濂謹稽諸傳記，角端有二焉：其一狀類貊，角在鼻上，中作弓，今鮮卑及胡休多國尚或有之；其一能曉四夷語，聖人在上，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始奉書而至。此則自周秦以來，歷千餘年之久，絕未之聞，而獨於神元見焉。豈非聖德有以動天，

靈異之物莫不自至也歟！漢元狩初，武帝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武蹄。協律都尉李延年及司馬相如之流，尚竭其心思，播諸樂歌。千載之下，令人讀之有若親生其時而觀其事者。矧今之所獲，古所未有，使延年、相如輩得際今日休明之治，則其詠歌聖德於無疆者，又未知其何如也。臣濂雖不敏，其可已於辭乎？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赫太祖，肇基龍荒。手持黃鉞，日靖四方。颿飛雲流，無敵弗剪。孰敢不恭，以貽誅獼。維彼印度，疏勒之西。敢抗六師，大命卒迷。帝乃震怒，爰飭其旅。爾祤爾牙，爾桴爾鼓。

龍旗載揚，列星光光。指於西疆，白日為黃。乃有神獸，麏身騹尾。獨角桓桓，人立而語。帝詢近臣，厥獸何靈？近臣有言，角端其名。天子好仁，奉書而至。曷釋戈矛，綏以文治。

帝曰俞哉，我師亟還。爾弓則橐，爾矢則。有聲鶯鶯，震撼四國。垂衣龍庭，化行絕域。九有之臣，載忭載呼。天地動色，神人俱愉。惟我太祖，祗承上帝。帝度其心，純一不二。

惟我太祖，乃武乃神。戢暴遏劉，綏我下民。惟我太祖，恪慎天戒。曾不移時，戎車返旆。神獸之來，自天降祥。匪天降祥，帝德之昌。孰其媲之，古聖有作。龍馬出河，神龜浮洛。

黃文之犀，九真之麟。何世不有，匪德之因。皇靈赫奕，覆冒下土。魚鱉咸若，鳥獸率舞。曷其基之，自茲始之。茫茫八區，莫敢不來。惟德動天，薦茲嘉瑞。小臣勒詞，來貽世世。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濱於江，水蟲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殲其神於長沙。復懼遺孽洊興，使物治鐵厭其窟宅。一在西山雙嶺南，湮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僅尺，下施八索，謂能鉤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為郡將，發視之。未及咫，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棨牛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

罔象之屬也。古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沉絜象之遺意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巨都，蛟孽所庭。

咮攓波譎，脽運濤縈。夫諸獸驗，勝遇禽徵。

沈灶蛙產，蝕阜泓成。靈伯應曆，鬼憲宣刑。

嶽籙三辰，斗劍七星。揮斥電戰，刓割霆升。

河眚黑廓，川液紅星。軌天設鎮，冶金建楹。

祝融主焰，閼伯司型。八神錫羨，五官儲精。

上旋圓樞，下鋋方扃。溟妃捧鑒，淵後持衡。

颿笙鶴瀨，月吹鳧汀。仙旲周紫，童節流青。

元勳潛沕，素牒晶熒。龜山鐵跂，龍鼎文銘。

翊扶鴻宰，斡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大還龍虎丹讚（有序）

龍虎丹讚，為予友鄭源氏作。源因讀《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有悟《大還》之旨，用之修煉，節節有奇驗。復以其玄秘也，請予白之。作是讚，讚凡四章。

苞乾靈一

人身苞精氣，妙與玄化並。一神管攝之，鉛汞各流行。神所棲止處，實為天地中。闔辟類兩扉，循環不竭窮。廓然含衝虛，獨立不以形。是即真息根，強名帝乙庭。靜極必自

顯，內境垂白芒。或想為連環，無乃喪其常。

斡化紐二

凝神入紫虛，衝然抱一居。青龍鬱上升，白虎為熬樞。牝牡既相從，蒸潤如流酥。鄞鄂一以固，溫養成子珠。銷鑠離中陰，坎陽復來隨。純剛號為乾，潛躍契道符。鬱羅蕭台中，服霞漱雲腴。閱歷無窮年，永共溟涬俱。

考火記三

鼎爐乾坤樞，匡郭水火魂。戊己居土官，一氣中夜存。火候十二時，暮蒙復朝屯。專氣而致柔，綿綿日相因。刑德務並進，文武須錯陳。薰蒸洽太和，天機盎神津。三元與五氣，一一返其根。後天不能雕，長為萬象尊。

稽曲徵四

三千六百門，盡隨魑彪場。雌雄鑄為劍，日月吸光晶。尾閭閉元液，九鼎運女英。三遜及五假，八石巧煎烹。如此之舉措，難可一二名。陰魔奪人命，遺屍莽縱橫。寒飆動羅酆，時有鬼嘯聲。方知涉有為，不可學長生。

滕奉使贊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兩夫者，雖辨如虞姬，智處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屈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歟。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讚，用規事

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精神不滅。上遊帝所，淩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讚辭，勒在貞碣。

溟涬生贊（有序）

溟涬生者，於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遊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塚，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塚中書。其算繇、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為不及。

學既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戈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復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北發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廈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望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曾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宴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為？」

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為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彖爻繫辭為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

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騶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

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曆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泄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參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暾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發攸存。維洛有士，居於百原。超神衝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瀹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冥者塚，卒昭以宣。或得其角，載神於言。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眚祥見徵，土發[A085]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鬻，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旗央央，我車龐龐。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於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撓，子子焉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鴟舞於林，鬼瞰於舍。孰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濬乃驚，乃瞻乃行，乃遁死於冥。卷生之為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於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讚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溟涬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為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憾也。故予潛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讚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濂志。

觀音大士觀瀑像贊

南贍部洲東新羅國，有一芻，號曰靈囷。以三昧力，於一毫端現大士相。其相云何？寶冠華軿，素衣繽繙，翹足而坐於崖石間。其崖東邊有一石狹，中有水，下注無際。其水

微妙，如娑羅林，自根而莖，自莖而條，前後相續，無間斷者。大士旁睨，容顏端嚴，舉手指水，不喜不慍。沙門似杞具大辨才，睹是相已，五體投地，而作是言：水之怒者，無如流瀑。飛空直下，其長或至一千餘仞，或至三萬及無算數。鬥岩射壑，晝夜六時，無有暫舍。雖神鬼眾，聞其音聲，亦生怖畏。譬諸眾生，曠大劫來，以迄今茲，無明所覆，造諸惡業。火性所激，觸山抵石，以至殞命，肝腦塗地。方其怒時，盡十方界日月星宿，霞電雲露；盡十方界山林墳衍，草木鳥獸；盡十方界州邑樓閣，民人聚落，了無所見。以何因緣？怒所激故。怒火所爇，有明皆喪。大士所指，因水以喻，明覺真性，慈憫方便，最為第一。爾時千越，有一長者鄔波索迦，聞沙門言，瞻仰讚歎：善哉善哉，沙門當知，不識水性因石而怒，為復石怒緣水乃見？或水石中，各有怒性。謂水之性其怒因石，怒在水外，水性無怒。長江鼓濤，懷山蕩陸，其勢可怖，非關於石。謂石之性其怒因水，怒在石外，石性無怒。懸崖下崩，飛電係丸，聲聞百里，非關於水。謂水與石各有怒性，一鱗不生，倒涵太虛，內外若鏡，不見有怒。屹立弗磨，苔蝕蘚封，萬古如一，怒從何起？沙門當知，法界無邊，空為本性。性中本空，中實非空。萬物蕩摩，展轉成妄，如水流躍，非水之性。舍彼二者，欲求水性，了不可得。如石裂瀷，非石之性。舍彼二者，欲求石性，亦不可得。如是思惟，微塵國土，山河大地，或淨或垢，皆吾法身。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夜叉羅刹，有情無情，皆吾法性。性中所具，不遺一物，一物不留。法界眾生，無明煩惱，即是如來。正偏知覺，善思念之。此乃大士因水以喻，明覺真性。沙門聞我所說妙法，歡喜踴躍，異口同音，共說無上伽陀章句：

稽首毗盧華藏海，無量光明遍一切。本來清淨無染著，凡夫逐妄以迷真。有如空裏本無華，空裏華生由眼翳。華生華滅刹那間，空相如如元不動。願憑大士般若力，脫此八萬塵勞門。縱如瀑流千萬變，轉物不為物所轉。矧茲幻象出毫端，境相了知非實有。因非實有悟真空，即證如來大圓智。

采苓子贊

滎陽鄭仲德有隱操，嘗采苓九藍山間，因自號采苓子，斯贊之所由作也。贊曰：

彼采苓者，肥遯之士。皦皦霞外，不容纖滓。

白月入懷，涼颸泝櫺。高視一世，何慮何營。

匡山居士真贊

紫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髯如戟足以畏讋百壬或建大將旗鼓而殄殲於妖沴或被處士冠服而容與於雲林可顯可晦載浮載沉一委順於外物初無累於貞襟縣千尋之丹厓莫踰其峻瀦萬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義之志而耿耿自信所謂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華嚴經贊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談一乘頓教化為尊勝欲爇松為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煆汞為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燿可觀能育人自非助道者欲推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為涯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為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　　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温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益壽禪居昔者樂法比丘當無物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為紙以骨為華以血為墨願書一偈況今千百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思無足為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求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　　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為寶網編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　　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子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為無量無量亦為一重重無有盡是為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嚴飭書此經於一滴中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獅子座於一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生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波平乃如掌無邱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漑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為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收一心歸

命禮祗夜以為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十八應真贊

（闕）